

爱与死亡的南方咏叹调

——《献给艾米莉的一朵玫瑰花》中的存在与死亡

宋文宇

山东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山东 青岛 266590

DOI:10.61369/HASS.2025080023

摘 要： 小说《献给艾米莉的一朵玫瑰花》(*A Rose for Emily*) 代表了福克纳 (William Faulkner) 短篇创作的主要风格和成就。本文从南方文学的文化批评与现代主义的美学视域展开, 对文本中的非线性叙事结构进行分析: 作品在家庭叙事空间中展现了“父权压迫”与“情感孤独”, 在社会叙事空间中揭示了“种族矛盾”与“清教束缚”, 在历史叙事空间中反映了“传统瓦解”与“文化停滞”, 多层次地呈现了美国南方社会的深层矛盾与人性困境。

关 键 词： 福克纳; 美国南方; 死亡意象

Aria of Love and Death in the South — Existence and Death in *A Rose for Emily*

Song Wenyu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d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gdao, Shandong 266590

Abstract： *A Rose for Emily* represents the main style and achievements of William Faulkner's short fic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ext's nonlinear narrative struc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Southern literary cultural criticism and modernist aesthetics: the work depicts "patriarchal oppression" and "emotional loneliness" in the domestic narrative space, reveals "racial conflicts" and "Puritan constraints" in the social narrative space, and reflects "the collapse of tradition" and "cultural stagnation" in the historical narrative space, presenting the deep contradictions and human dilemmas of Southern American society on multiple levels.

Keywords： Faulkner; Southern American; imagery of death

引言

福克纳的《献给艾米莉的一朵玫瑰花》是其经典的短篇小说, 其叙事结构呈现出明显的不连续性, 时间的流动并非线性而是断裂与回溯交织, 通过时间的重组和视角的交替, 使得故事“在表面上的断裂与混乱中展现出深刻的历史意义和人性探讨”(Brooks Cleanth: 1989)^[1]。为方便论述, 现依据叙事的时间顺序, 对小说中的五个主要情节进行简要概括:

艾米莉葬礼 (1934)——倒叙生前税收事件 (1924) (免税, 上门收税被赶走如同气味事件被赶走)——引出气味事件 (1894)——补叙父亲之死, (1892)——父亲死后经常生病 (1892) 引出修路与荷默·拜伦恋情 (1893)——堂姐妹来访, 买砒霜事件——荷默·拜伦失踪、死亡 (1894) 堂姐妹离开——补叙艾米莉教授绘画——写回艾米莉死亡 (1934), 真相大白。

通过梳理, 可知文本存在三次叙事的焦点: 艾米莉之死 (1934), 艾米莉父亲之死 (1892), 荷默·拜伦之死 (1894), 构成了非线性递进的网状结构, 形成一个以死亡为中心的叙事回环。P. D. McGlynn (1969)^[2]和李方木与宋建福 (2010) 认为其非线性叙事不仅打破了线性时间进程, 更通过“回”字型结构强化了历史感与神秘性, 反映了福克纳对时间与存在问题的哲学思考^[3]。本文探讨艾米莉父亲、艾米莉及荷默·拜伦的死亡叙事, 旨在从叙事非线性结构的角度, 结合文本的时间结构, 通过双重视角解读福克纳作品中复杂的时间层次和人物命运的交织。

一、历史叙事空间中的父权压迫与文化停滞

艾米莉的父亲虽未直接出场, 其死亡却是故事发展的一个核

心动力。父亲的死亡深刻影响了她的内心和情感发展。Nuerjiang D. U(2023)探讨了小说的各个组成部分与父权权威和控制这一总体主题之间的复杂相互作用^[4]。通过福克纳独特的非线性叙事结

构，艾米莉父亲的死亡有四次提及并赋予多重象征意义，从而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展开。

第一次提及父亲死亡发生在第一部分，这一事件通过沙多里斯上校取消艾米莉的税款来标注时间节点。艾米莉的父亲死于1892年，父亲的去世并未带给艾米莉自由。第二次提到父亲死亡是小镇的代表上门要求艾米莉支付税款时，引出了气味事件。父亲死亡后两年，艾米莉的生活变得愈加孤立。福克纳借此时机通过插叙回顾了艾米莉在父亲去世后的生活状态，“父亲逝世后她便很少出门了，心上人离去后镇上的人便基本上见不到她走出家门”这种自我封闭的行为一方面反映了父权压迫下的情感依赖，也为艾米莉与荷默·拜伦的关系提供了情节空间。第三次提到父亲死亡是通过在小镇居民的回忆，他们讨论艾米莉在父亲去世后“那所住宅便是她所能得到的唯一遗产”。父亲的死亡彻底改变了艾米莉与外界的联系，使她选择了与社会断绝一切联系。第四次提到父亲死亡则发生在小镇居民前来向艾米莉表示哀悼时。“艾米莉小姐在门口堵住她们，衣着跟平时一样，脸上也没有流露出一丝悲伤”她否认了父亲的死亡。读者对于父亲死亡的最初印象是通过艾米莉的视角获得的，增强了文本的复杂性与悬疑感，暗示艾米莉叙事的不可靠。文学文本不可能一次性提供全部信息，这不仅仅是语言的线性特征的结果（Perry M: 1979）^[9]。紧紧压制艾米莉的父权力量看似消失了，艾米莉却处于一种矛盾的心理，长期处于清教尤其是加尔文主义下的妇道观念，艾米莉对父亲的顺从和依赖仿佛是一种深刻的宗教崇敬。

艾米莉父亲的死亡为整部小说的时间脉络提供了基础，使得故事的叙述呈现出非线性、错综复杂的结构。通过这些死亡的交织，读者在体验人物命运的同时，也陷入了时间与记忆之间的循环。江云霞（2019）从父权制视角分析了艾米莉的压抑与个性发展受阻^[6]，肖明翰（2000）则将其置于南方传统妇道观念的批判之中，认为清教主义对女性贞操的强调是对人性的摧残，艾米莉的反抗则体现了其对人性的追求^[7]。艾米莉父亲之死和小镇居民在他葬礼上的出现是他们强迫艾米莉融入他们的文化规范和标准的机会，从前持在艾米莉父亲手中的用以惩戒和规范艾米莉行为的马鞭，传递到了小镇居民的手中。而艾米莉通过阻止小镇居民进入房子来抵抗一种强加的社会意志，艾米莉在孤立和压抑中走向悲剧命运的过程，正是这一死亡回环的象征体现。

二、家庭叙事空间中的情感孤独与宗教束缚

福克纳通过五次提及艾米莉的死亡，构建起一个跨越时空的叙事结构，凸显了她作为旧南方最后一位贵族代表的象征性地位。H. Blythe（1980）将艾米莉视为南方没落贵族的象征，认为她的执拗与孤立体现了贵族阶级在社会变革中的挣扎^[8]。每一次对她死亡的提及，不仅是对时间的标定，也是对艾米莉命运的深刻隐喻，折射出她与父权、阶级以及时代的冲突。

第一次提到是在小说伊始，死亡迎面扑来，文章从艾米莉葬礼谈起，“镇上的人全部去参加葬礼了”。居民们比艾米莉更传统，他们以及他们的代言人把她视为传统的化身：“像是在死水

里长时间浸泡的一具尸体，连肤色也没了一丝生气”。福克纳通过小镇居民的视角引导读者解读艾米莉，暗示了叙述者的局限性，使得读者无法单纯接受外部视角的描述。通过叙述者的非官方的语言，艾米莉的形象逐渐呈现出某种无所适从的死亡预感。她的傲慢与死亡的接近交织在一起。第二次提及艾米莉的死亡时叙述者仍然是小镇居民，他们推测前一天艾米莉购买砒霜的用途，此时“我们镇上的人都纷纷说她要自杀了”，第三次提及艾米莉的死亡在文章的第四部分，首先叙述小镇居民自1894年之后再次见到艾米莉，“头发也开始变得花白了。接下去的几年里头头发白得越来越厉害，直到变成了铁灰色”死亡不仅成为她身体的象征，也标志着时间的延续与衰败，这缕灰色的头发，也为最后荷默·拜伦身边枕头上的一缕灰色头发埋下了伏笔。第四次提及艾米莉的死亡时，读者被直接告知她的死亡，“再往下去她去世了”这是极具神秘感和哥特氛围的一笔。第五次提及艾米莉的死亡发生在最后，艾米莉的死不仅与时间紧密相连，还与空间形成呼应。楼上的房间终于被打开。艾米莉的葬礼上老年男子们谈论艾米莉的一生，“在他们看来，过去的岁月不是一条越来越窄的路，而是一片广袤的连冬天也对它无所影响的大草地，只是近十年来才像窄小的瓶口一样，把他们同过去隔断了”过去是一片广袤的大草地，承载着辉煌的历史；这一部分人沉湎于过去，而窄口瓶的分隔，区分着过去与现在，一种空间上的闭塞与隔绝与之对应也是一种时间上的隔绝。小镇居民作为旧南方的追随者，在艾米莉父亲死亡之后，自发“监督”起艾米莉的举止行为，社区总是期望其成员遵守社区规范。任何挑战社区规范的人都会通过种族隔离或谣言被强迫服从（Yu, W 2023）^[9]。尽管他们的生活在客观时间中不断向前走，却怀有向后看的历史心态，不愿意正视时代发展所带来的必然的牺牲与阵痛，自欺欺人的认为只要时间是静止的，属于旧南方的荣耀就会长存。

艾米莉的死亡不只是她个人命运的终结，也是南方社会及其传统价值观的最终崩塌。死亡作为一种支配性力量，早在故事开篇便征服了艾米莉。黄虚铎（2003）从经济社会视角指出，奴隶制废除后南方经济结构的未彻底改变，^[10]正是这种不彻底的变革，塑造了艾米莉性格中的矛盾与悲剧性。艾米莉作为死亡的“受害者”无法为自己辩护，她的形象被叙述者强加了诸多负面标签。艾米莉的形象是怪诞的，是疏远和令人不安的（West Jr, R. B: 1987）^[11]。被塑造为南方过时的象征，葬礼成为小镇居民表演性参与的场所，充满了自私和虚伪。她被视为倒下的“纪念碑”，其一生却充斥被批判和凝视，披着“匿名的极端”外衣的叙述下（Sullivan, R.1971）^[12]，时间上而言，艾米莉的存在和死亡成为了旧南方与新社会之间激烈冲突的载体，她的抗拒和对死亡的接受，正是南方传统的崩溃和对新秩序的无声抵抗；空间上而言，艾米莉的房子被看作是“陵墓”和过去的缩影。（李文俊：2021）^[13]。

三、历史叙事空间中的种族矛盾与传统瓦解

在艾米莉父亲死亡后的十年间，荷默的失踪成为小镇居民集

体遗忘的谜团（崔丹,杨燕娟：2012）^[14]。

小说第一次提到荷默·拜伦，是当艾米莉的堂姐妹到访并匆匆离去时，荷默的身影出现。“工头是个北方佬，名叫荷默·拜伦”，相比较他轰轰烈烈的出场，劳作时作为人群的焦点以及同艾米莉约会而被全镇的人认识，荷默的离开与失踪显得有些平淡，被巧妙地回避和未加深描写。全第二次提到荷默的死亡在小说结尾处。“那没有肉的脸上令人莫测的龇牙咧嘴的样子。那尸体躺在那里，显出一度是拥抱的姿势”。艾米莉试图以死亡来对抗时间，以死后的“永恒”来保留她对荷默的占有。荷默·拜伦的死亡通常被解读为艾米莉扭曲爱情与占有欲的直接结果。荷默的回归不仅是为了救赎艾米莉的精神世界，更多的是出于一种责任感或迷茫，这种情感上的脆弱与不坚定最终使他未能成为艾米莉期待中的“真爱”。

荷默之死并非简单的爱情悲剧，它象征了南方社会的崩溃与困境。艾米莉的极端占有欲与荷默的模糊情感关系之间的张力，揭示了在历史转型时期，新旧价值观的碰撞与人与人之间情感的异化。刘锦丽（2021）从地理空间意义进行解读，认为小说中的南方既是旧传统的缅怀，也是对新秩序的挣扎适应^[15]。这些研究共同揭示了艾米莉的悲剧与其阶级身份及南方社会历史矛盾之间的深刻联系。荷默外来者的身份注定了他无法与艾米莉的传统家庭和旧南方价值体系产生形式上的共鸣。艾米莉的死与荷默的死正如同旧南方的坍塌，代表着一种文化与精神的解构，一种旧传统对新社会困境的回应，一个无法真正接纳外部变化的社会和文化，一种面对历史断裂与社会变革的深刻无力感。艾米莉通过极端方式留住荷默的行动，正是对抗时间与死亡的最后挣扎。尽管新一代表面上接受了南方向现代性的过渡，但南方的历史与习俗中仍有他们难以完全征服的领域，艾米莉的反击集中体现在这些方面，她并未被南方传统的性别角色所束缚。这种矛盾在南方迈向现代化的转变中尤为突出。

福克纳的写作是一种对抗死亡的方式（Massey, L. W.: 2024）^[16]，旧南方的纪念碑倒下了，新南方的一代人似乎最终占据了房子。在这座弥漫着灰尘的旧房子里，灰尘象征着被遮蔽的过去，也预演着过去如何被揭开。小镇居民通过进入私密空间来揭示艾米莉的秘密和隐私，试图在这个秘密的空间中发现他们一直想要的东西。房间中的尸体是艾米莉的最后一次发言和反击：终其一生她都在拒绝镇居民强加于她身上的旧南方“偶像”地位，她从未像社会所期待那样天然和纯洁，也没有像叙述者所描述的那样堕落和不堪。在此整个文本迎来了小镇新一代与旧一代之间激烈敌对的高潮，可以说艾米莉的杀人动机之一来自小镇居民的隐形压迫，她所谋杀的是小镇居民对于其个人事务的窥探，对其隐私的侵犯和对其生命状态的控制。这无疑是有力的拒绝与反击。

四、结语

《献给艾米莉的一朵玫瑰花》反映了福克纳对南方社会及其文化历史的复杂批判与深刻洞察。艾米莉、荷默·拜伦和艾米莉父亲的死亡各自以不同的方式揭示了时间的流逝与历史的断裂，构建起一个非线性叙事结构揭示了个体存在的悲剧性。死亡并非单纯的生命终结，而是一种象征性的存在消解，福克纳探讨了南方社会中阶级及宗教的深刻影响，强调个体如何在这些外部力量的压迫下寻求存在的意义和情感的归属。此外，小说中融入的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及人道主义的思想，展现了福克纳对生命本质的深刻反思。死亡成为探索人性、道德以及自由的试金石，呈现出个体在面对生死、时间、文化与社会压迫时的脆弱与反抗。通过这种多重视角的交织，那朵玫瑰花也召唤着超越生死与历史枷锁的爱的理想状态，尽管矛盾重重，但它依然是人类追求超越自身局限的根本动力。

参考文献

- [1]Brooks C. *William Faulkner: The Yoknapatawpha Country*[M]. Baton Rouge: LSU Press, 1989.
- [2]McGlynn P D. The Chronology of “*A Rose for Emily*” [J]. *Studies in Short Fiction*, 1969, 6(4): 461.
- [3]李方木, 宋建福. 福克纳非线性艺术叙事范式及其审美价值 [J]. 当代外语研究, 2010(03):42-46+62.
- [4]Nuerjiang D. Unveiling Patriarchal Authority: Exploring the Elements of Fiction in Faulkner’s *A Rose for Emil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2023, 11(3): 480 - 482.
- [5]Perry M. Literary dynamics: how the order of a text creates its meanings [with an analysis of Faulkner’s “*A Rose for Emily*”][J]. *Poetics today*, 1979, 1(1/2): 35-361.
- [6]汪云霞, 耿叶. 从复仇者形象看西方女性主体的压抑与抗争——以王尔德的“莎乐美”和福克纳的“爱米丽”为例 [J]. 社会科学动态, 2019(08):34-38.
- [7]肖明翰. 再谈《献给爱米丽的玫瑰》——答刘新民先生 [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0(01):40-45.
- [8]Blythe, H. (1989). Faulkner’s “*A Rose for Emily*” .*Explicator*, 47(2), 49 - 50.
- [9]Yu W. The Battle between Community and Its Nonconformists — A Comparison between Sula and Emily in Their Relationships with the Communities[J].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Studies*, 2023, 10(1): 1-50.
- [10]黄虚锋. 美国南方转型时期社会生活研究 (1877—1920年代) [D]. 华东师范大学, 2003.
- [11]West Jr R B. Atmosphere and Theme in Faulkner’s “*A Rose for Emily*” [J]. *Short Story Criticism*, 1987, 1.
- [12]Sullivan, R. (1971). The Narrator in “*A Rose for Emily*” . *The Journal of Narrative Technique*, 1(3), 159-178.
- [13]威廉·福克纳.《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M]. 李文俊, 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1.
- [14]崔丹, 杨燕娟. 威廉·福克纳的女性神话——《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中“荷默·拜伦之死”的盲点追踪 [J]. 中华女子学院学报, 2012, 24(06):72-76.
- [15]刘锦丽. “美国南方”在文学作品中的多重书写——以《押沙龙, 押沙龙!》和《简·皮特曼小姐自传》为例 [J]. 湖北科技学院学报, 2021, 41(05):51-55.
- [16]Massey, L. W. (2024). William Faulkner and Mortality: A Fine Dead Sound by Ahmed Honeini. *Mississippi Quarterly*, 76(2), 272-274